行雲樓遺稾 中

柳田文庫
文庫11
A1149
2

齋藤馨評此文有鐵馬截風銀鼇劈浪氣象的是吾兄本色

行雲樓遺稿卷中

送長谷川子肇遊芳野敘　諏訪　松島坦履卿

花之鳴天下者特稱芳野維暮之春吾友長谷川子肇將遊其地或曰花期已遅矣子肇氣沮余推背勵之曰壯哉遊也行矣子肇世之遊芳野者唯花是慕而已矣使芳野無花耶其人遂不遊也子誠恍慨士也豈可與俗輩同日而遊哉夫芳野之山何如地耶以余所嘗聞則其實成寺者爲南朝四世之皇居吉水院者天子駐蹕處如意輪寺者　後醍醐帝陵

柳田泉文庫
文庫11 A1149 2

齋藤馨齋評把花與反覆之徒相比作法超脫匪夷所思

而楠正行之題名赴戰處也而兵部親王之揚義旗於此也忠臣義士如蝟而起方受重圍村上義光登藏王堂赫然舍鋒而死三尺孤墳屹然尚存焉然則此山實爲明君義士英靈之所收藏而非王室興衰之所關係耶必也忼慨義氣如子肇者而後可遊也且夫花之妍麗而無操者莫如於櫻焉何則侈於花而嗇於實其開不有旬日假令氤氳爛漫如山谷被錦繡而一夜風雨拂枝繽紛飄零委地塗泥譬猶當時反覆之徒朝仕新田夕走足利致身於富貴而一旦身斃骨朽可唾可糞何異于狐貍蒙革哉今子肇

馨齋評一筆萬鈞讀到收不覺拍案

遊芳野顧千章櫻樹新緑青青片芳半蘂不可求而觀也然謁英主之陵弔忠臣之墓俯仰感慨激發涙下與夫喜嬢娜慕綽約目逆胸盪者可同年而語哉其文若詩自肚裡而溢出者蜿蜒磅礴即天地之眞元氣而宇内之大文字也若夫子肇之意偏在登覽之間則宜過瀛洲渉蓬萊採琪花摘瑤草而還也何必芳野之往哉嗚呼何花不飛何人不死萬古與天地無窮者唯是義氣而已耳壯哉遊也余平生所以深望於子肇也豈特爲此行而發哉

送福島文藏歸肥前序

摹寫得風神在眼中

烈士之言如強弩發而無疑惑

余恭讀佐賀侯咏懷之詩云堂堂大路久荆榛天以蒼生寄此身意志忼慨結搆雄偉比之往昔善詩者殆上杉謙信伊達貞山二公之亞歟夫有有爲之主必有有爲之臣爲之翼弼譬之龍吟則雲起虎嘯則風生考之近世有爲之主如備前芳烈公熊澤了介爲之風雲如肥後靈感公掘平太爲之風雲如米澤鷹山公白川樂翁公竹股美作與吉村又右爲之風雲也如吾友福島文藏之於佐賀侯亦非所謂風雲者耶文藏爲人隻眼烱烱貌不甚偉然議論風發英氣襲人其學問人品足以當侯之風雲矣今三復侯

載

所作與謙信貞山二公之詩異其所感侯專以憂國憫俗爲已任者顯然于言表蓋自古覆載之際有否泰消長之理人事盛衰之運方今昇平雖未曾有不虞之事而凶荒以來盜賊竊發風俗頽靡遠慮之士深憂焉此時也有賢明之主出而振起之有風雲之臣興而翼弼之大立綱紀弛者張而廢者揚華剔洗淨各得其所宜而後自一國逮于天下則習俗氣運虢虢駸駸無不趨于正而復于古其所關係大且遠矣余聞侯春秋富壯而立志如此然則今日振起之任非天誠以蒼生附于侯耶爲其臣者實可謂千歲

川田興評結得有力
梁戩評結尾有史公之風韻敬服
何等悲歌何等抱負

之希遇大丈夫得願之秋也烏乎天下之龍虎常有數而存焉其爲風雲者無處無之得君如文藏隨而興興而報功可繼夫熊掘諸子而興也今文藏之歸也苟抱有爲之資齎風雲之志鬱鬱不得一伸其氣而老屈于山野者其爲欽羨果何如也爲文藏者宜省而勉之

送三神貞觀歸省序

丙申歲五穀不稔至丁酉米價涌貴升直銀一銖草根木皮刳採殆盡道路餓殍相望於是峽民裂紙揷竿擊鉦大呼響應者二萬許人聚于府城圍富豪宅而毀之拋金穀如沙礫家什帳簿粉齎無餘府尹不能制四鄰大振我藩遣二隊弓銃矛戟森肅布列其勢如將驅逐而鏖峽民遙望披靡散走兵不衂而民咸安堵焉余時在鄉里語人曰甲斐天險之國其民狡猛有古昔武田氏之遺風存焉若有梟雄姦宄奮臂嘯集則豈易制哉蓋由其土地風氣不關民不被文明之化也苟豪傑之士起其間以斯文爲己任鼓舞倡導則風氣開拓雖歲歉人飢不至民騷擾爲亂戊戌冬余赴江戸取途於峽所過往往摧破之餘破屋斷牆炊烟蕭索意慘然不樂因愈欲得其人而講

之去年春入昌平學得峽人三神貞觀其爲人深沈寡言年未二十詞藻斐然可誦而叩其志則曰欲廣交俊傑廓其見聞以唱導鄉子弟余聞甚喜以爲得其人一日貞觀愁然曰吾將歸省於二親請子一言余乃舉持論且諗曰古之豪傑雖無文王猶起陳良楚產也悅周公孔子之道北學于中國能用夏變夷今貞觀亦奮發於窮僻之地而交四方之士可謂豪傑不俟文王而興者他日愈積其學而歸光被文化開風拓氣蒸蒸乎造成子弟自鄉黨及郡縣使峽民不爲不義亂賊之事其化不庶乎陳良乎余復過峽中將入其鄉而見其俗貞觀勉之勿安小成爲鄉曲之士負其夙志余樂而俟之

送柴野子遷歸阿波敘

寛政之初綱紀大張百度一新官徵三大儒而振起學政柴野子遷之祖栗山先生爲其首先生早以擯斥異學唱正學爲己任蓋其出也方伊物二氏唱古學之後其徒務推漢唐強排宋儒一時輕躁子弟風靡波頹誇揚相高先生一出能使不得呿其口遏其辭於是學風大變學者始知向正道其有功于斯道可謂偉矣而先生從子碧海先生夙受疇業經術文

章斐然發暉繼述之譽藉藉轟乎儒林吁何其盛也
余嘗有志頷閩之學私淑二先生久矣今茲入昌平
學得交子遷聞其梗槩惜未竭兩端而子遷將歸其
鄉徵余一言子遷趨庭之訓存焉余復何言無已則
有一言焉夫自古名門未必出肖子往往失墜家聲
要之假父祖之名而不屑與門人等輩相共切劘驕
傲日乘怠惰月生遂負豚犬之誚而不辭古云爲賢
人之子孫難矣今子遷能如碧海先生之於栗山先
生則豈有學問怠而志氣驕蔑視等輩乎余望子遷
如此而已抑余又有感焉昔者享保學術之弊曠虛
無實而已今則不然外飾程朱内修陸王譬之人貌
而虎心其流毒必至如鹽賊逆亂滅澌大理不撲滅
其餘燼復將有喪人心害世道之患較之伊物二氏
其弊不啻嗚呼栗山先生不復起誰能正學術誰能
調人心顧世豈有其人乎豈無其人乎察有其人與
無其人乃又可以卜寛政政治之復與不復也豈特
學術而已乎

送武居文甫歸岐蘇序

壬寅六月岐蘇藩士武居文甫歸自江戸過予廬出
其近文見眎余受而讀之曰方今讀書之士洽昇平

岩陰曰有如心而後讀書
始為有用可誦〻〻

之澤者宜思所以報效國家之義不可徒作浮藻之章以爲耳目之娛其言切中時弊矣夫讀書不適用博物多聞以求衣食則與梓匠輪輿又何擇哉今夫天下太平時和物豐無復可虞而可預備者其唯荒災歟往歲飢饉菜色之氓吁吁乞食者問其鄉里則岐蘇過半矣蓋其爲地也僻在橫嶺側峯間田隴磽确露霜早降其所産不過蕎麥果蔬之類一旦五穀不稔四境閉糴穀價踊貴先被荒災父母妻孥流離死亡不能相保也余竊謂近歲豐稔粒米狼戾當此時宜脩社倉以備凶荒也然民之蠢爾難諭而易怨諺所謂就蔭而遺笠下喉而忘味使之遽出財穀必謂不急之務或有沮之者故任此責者自非强毅果決不迷羣議而不牽毀譽者則不能也余嘗與文甫在昌平黌熟知其爲人沈潛寡言望之肅然如不勝衣而其學術固足以信服人今之歸也必將大耀用文甫與在要路者爲之唱首誠心以諭民果能如朱文公所爲假令遭凶年水旱晏然安堵得保其父母妻孥而免剝木皮摘草根之苦則雖招一時之囂囂豈不亦萬世美利乎抑余聞之凶歲以來諸侯縣令營倉廩儲粟米而有奸猾游惰之徒往往賄有司貸

粟米者是由法令之不嚴耳文甫儻用余言約束處置不可不加意也然而古今應變無方因時制宜周禮所載荒政十二大率不切事情難用後世頗斟酌何如耳是余最所以望文甫也

送江木晉戈歸福山敘

十餘年前余遊京師一時所交之士或精于經史或巧于辭章或以氣節相高者濟濟不乏其人竊謂咸有望于他日者也而未聞卓然顯著于世者豈輕銳之氣歷歲月而銷磨耶唯有江木晉戈學問益進而成立而已晉戈爲人質朴中不挾長外不炫才與之

妹尾君泰評忽然著坎壯偉之語文枕活流

交久而愈知其可親矣而余與晉戈離合聚散殆似有數而存焉者余別晉戈於京師之後三年遊于江都晉戈先寓劉先生塾已以文章爲人所稱許無幾余歸鄉晉戈亦歸省至戊戌歲余再遊江都入昌平黌則晉戈亦再遊時晉戈專研經術矻矻不倦蓋欲去華以就實也而人亦稍稍知將大有所爲矣於是昕夕講習相得而驩有疑義必質之未嘗曠半旬也既而余將歸省晉戈亦有登富岳之志冒炎熱相拉而發宿八朶絶頂聞叫雞於半宵觀浴日於雲海意氣激昂俯仰慷慨有陳子昂前無古人之嘆遂振衣

而別別而合同學一周年而余先歸晉戈亦北游而歸去歲余聞晉戈祗役侯邸因欲一見敘舊歡而不可得也及臘月受東遊之命幸又得與晉戈款晤談往事嗚呼信與備山海隔絕風馬牛不相及而二人者離合聚散之迹如此者一何奇也抑志之所趣相似而然耶曩年晉戈取途於中山訪余於鵞湖余方他適歸則家母喜曰有江君者來吾閱人多矣未有如江君懇懇純實者他日必將爲有用之人實汝師也而今晉戈大被援擢儼然爲一藩師儒長槍肥馬以陪侯駕於晉戈則雖未足以爲榮而較之十餘年前僑居京師四壁蕭然嘗苦食淡螢雪讀書之日果何如哉家母之言庶幾乎有驗矣歲之三月晉戈將歸其鄉余於晉戈義則朋友而道則師弟也固不可以規言贈之況如晉戈純粹無瑕無一事可以規者乎因回顧十餘年來離合聚散之迹則有不勝感者矣抑又思之余與晉戈石交如此其志之所趣亦頗相似而晉戈學業成立既已如此余也碌碌依舊一龍一豬雲泥懸隔無他特由勉與不勉之使然耳臨其別也乃敘以爲贈

> 宕陰評文字簡老一節深一節至於餘波收結是吾兄衍餘曲折極有趣處酷似方正學贈劉文仲序

送大脇有鄰歸木曾敘

曩年大腸有鄰游學江戶歸途過鶩湖宿余家眎近稿藻思鬱勃有水涌之勢時年僅十八余以爲畏友也今茲孟春余入百之寮有鄰先在焉不相見者七八年矣有鄰頷下鬚躍躍出乃慨然謂余曰自與子別爲人所羈束筆硯荒蕪今而勤苦徒爲倒行逆施耳其言頗痛切矣無幾有鄰罹幽憂之疾因循彌月藥而不愈醫謂有鄰宜歸鄉里而養之因詢之于余余曰有旨哉醫之言也有鄰之所以得疾非風非寒非熱濕而得之思慮過度竭盡精力則固非草根木皮之可得而治者矣有鄰盍求諸我學問中而治耶

夫子不云乎父母唯其疾之憂夫有鄰之身非有鄰之身也父母之身也苟奉父母之身而不珍愛自重以爲己身使之苦幽憂之疾不孝亦大矣縱令有鄰多可憂之事莫過於陷不孝之憂者必矣且余察有鄰前日之言得無乃欲憂勉學求速成之功乎昔者蘇老泉年二十七發憤始讀書終至大成今有鄰春秋富於老泉固不爲晩矣況既已有學殖可基者乎然而余不告之未病之日而發既疾之時則不及也今將何以贈之哉余有經驗之方在焉非藥石之謂也嘗抱幽憂之疾而纏綿痼滞不治一旦有感于歐

川田興評莫藥石之言

陽公贈楊寘之言而寒僻之鄉無琴師可學者偶誦東坡醉翁操乃知琴意自寓山水中也因好爲山水遊攀峯巒渉澗溪踞盤石聽清泉其激石者瀧然而鳴其落湍者淙然而響瀉者迸者潺湲互奏緩急相和宛乎有聽伯牙水仙操之想使人置身三古而忘幽憂之疾灑然快也有鄰之鄉山有御岳水有蘇川其山嶺水涯之間可樂處極多矣有鄰歸家之後曳杖帶瓢逍遥自適焉顧其可以散幽憂開湮鬱也

贈三浦伯厚歸越後序

三越之國莫大於越後越後之地際于北海四方舟船之所湊殷然爲一都會其俗驕奢淫侈至其窮僻之鄉側乎山海者最甚焉每歲中元三日男女相配爲假夫婦變服連臂踏舞于里巷無夫而育子無婿而抱孫者往往有之習以爲常不復知其爲醜恥事也國家昇平日久雖荒陬萬里之外咸俗教化之澤而守倫理之道奈何越後獨爲斯斁倫亂理之事哉余嘗反覆考之古云沃土民不材葢越之爲地也土地富饒其民不材一向僧棊列于其間其所以說法誘民者非清淨寂滅之談而營私媒利之誕耳渠要妻育子其貪布施求田宅固宜然也蠢爾愚民耳不

聞先王之教目不見禮義之法意謂棄財物營梵宇乃可以免罪禍也若夫斁倫亂理覥然不敢異也嗚呼有豪桀之士起不滌蕩而排斥之何由蒙國家教化之澤哉三浦伯厚越後水原人歲之三月負笈東遊寓風自塾僅六旬遭事故而歸請一言於余余於伯厚交誼未深夫交淺而言深固非情之所宜也雖然孟子云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余一介書生雖力不能闢浮屠氏亦不可默止因舉持論而贈之余聞伯厚之父采亭翁好學尤工詩詩之爲道也大矣可以理性情善倫物設教邦國應對諸侯矣古者有陳詩觀風之義苟能誌諸心而爲詩歌他日當路賢者或將有采于此然則斁倫亂理之風庶幾乎可熄其所關係豈不亦大乎伯厚尚以余言質之嚴父乎

送唐崎雄飛序

信之爲國在萬山莽鬱之間陽氣塞凉氣早至方閉春發生晩矣櫻桃李梅之屬同時而開今茲仲秋鵞湖邨畔櫻樹開花帀月而謝月令曰仲秋行春令則秋雨不降草木生榮國乃有恐而今草木生榮失其氣候焉知非國乃有恐哉我國家昇平二百餘年黎

庶驢虞剖判以降未有盛斯時也然而文政以來魯
西亞諳厄利亞之二虜放艨艟衝波濤窺東北之邊
蓋彼之爲地磽确不毛羨我土壤饒沃呫呫垂涎其
情固不足怪焉然未嘗竊發爲不逞事今則極舟楫
之所通倏忽往來暴掠刼奪形狀既露其勢猖獗駸
駸虩虩爲侵寇之禍亦不可測也唐崎雄飛越人也
善劒術而精鈐韜飄然叩余廬余固聞其名延而坐
之狀貌雄偉稱其志氣酒酣談熟及二虜事議論激
昂如陳龍川訪辛稼軒時雄飛慷慨曰吾將涉黄沙
探虜情矣子以爲何如余曰壯哉遊也雖余孱弱不
能張十鈞弓其氣則不怯願抱展効之志矣子先余
著鞭何其壯也嘗聞昔者有二豪桀曰林子平曰平
山子龍子平單身渡海深入蝦夷之地探其情狀觀
其形勢曰彼狡猛崛强他日必爲邊患如甚懼之子
龍則曰邦俗精悍四方無比彼蠢爾醜虜偷鼠之輩
曷敢敵我決不足顧慮如甚輕之蓋二子者非常之
士非爲空論者卓然各有所見矣恭惟　神祖戡定
浪華後謂侍臣曰宇內已無虞則戎備唯在邊防耳
如子平所論則神算睿慮豫決當時也爾來英明繼
統體　神祖之遺略使侯伯藩幹申嚴邊防之守備

朝有濟濟之美政野有趨趨之風俗二虜猖獗率百萬醜類而來亦蒼海之一粟耳是則子龍之所以爲不足慮歟雖然天地之間一治一亂猶寒暑往來也士大夫沐國家休養之澤浴昇平積厚之氣而世其爵祿者豈可不思所以報效乎及其別也敘而送之

送鹽谷量平歸江戸序

大抵關西之士長乎文藝而疎乎經學關東之士拙乎文藝而精乎經義夫學者精經義而足矣文藝何足論哉然關西之士往往有抱道不仕能守操節者關東則干謁請求奔競成風滔滔皆是也豈非出處

進退之所以殊其趨向耶吾友鹽谷量平自關東遊關西歸途訪余坼文詩若干首文則與齊藤某書紓餘曲折有長江千里之勢詩則追憶南紀遊十六絶鏘鏘戛戛有敲金擊石之音余一覽拍案稱快者數量平慨然曰自古京攝間稱文士之藪而今二三之外闃乎寥寥矣實文運之陵夷未有甚焉也我歸江戸親炙于慊堂松崎先生因勉十年將以修經義余乃曰善哉子之志也前修云師不可不擇弟子弟子亦不可不擇所師也蓋先生年未老而致仕擕圖書入山林而潛心於墳典其操節之高自修之生與夫

橫經售講跼蹐逡巡仰人鼻息者星淵懸隔矣其從遊之士純實精確不為華飾皆尊信古義其嚮往之志與夫附騏尾媒仕進者雲泥遼絕矣余嘗抵于羽皐稻畦蔬圃卬低迤邐而先生之居據爽邱之塏茅屋數間竹籬柴門桃李梅梨之植蔭翳茂鬱而脩篁瀰縵于其間絃誦朗朗與禽鳥聲相和應矣其寬閑蕭散之趣千載之下可以傳于丹青也抑思之文運之陵夷亦猶世道之汙隆否塞極則泰道升今之陵夷焉知非天將誒其人而興焉方今人材之多未有盛於先生之門他日門下之士陸續崛起而棊布海內唱乎東西振乎南北使斯文不墜乎地為量平者亦一方之責也天之將興斯文必有誒其人者於是乎徵矣古云合二十五人之力力如賁育況門下彬彬多材釐釐不止于二十五人者乎自余與量平交既七年矣離合贈言為規語今特以其所期望者大且重故不得不如是量平勿為訣言却之

送掘江子伸歸省序

掘江子伸有志斯道來寓余家數旬將歸省請余一言且曰祐也志學晚矣從今勤苦足以有為歟余應之曰余未自信豈敢語子哉雖然有所經歷而覺悟

余性怯弱非特於斯道不能立志而已嘗欲登富嶽而憚勞畏險逡巡不發去歲在昌平黌有友人登富嶽而還者聞其遊誠樂矣余神魂飛往遂決策而登其高如登天路鉄徑絶砂石崩潰一步失趾轉墜不止余困憊將半途而還導者勵曰阪既究七八分子勉焉有足酬其勞者余奮躍聚手足筋骸之力僅仄而進漸達絶頂則千峰萬山鋭如筆者圓如瓜者凸如鼻者凹如釜者蜿蜒蟠屈如龍蛇者起伏連亙如波濤者如螺者如髻者側者横者躍然援奇不遑應接眼界頗有小天下之志及降如翼而飛忽抵半腹遥望曠野平遠如水意謂草輭如茵可跳而走不復議導者抵則榛莽鉤衣稜礀嚙鞋顛頓狼狽僅得樵徑余因思難進學也易下志也譬猶登富嶽余嚮雖有登覽之志不聞友人之樂則不能決策不從導者之言則半途而廢不能極宇内之壯觀及降志滿氣弛妄意自信墮乎榛莽蕪穢中殆將爲狐貍所啖而幸得免焉余於是乎覺躁進踰越一失正路噬臍不及也烏乎學尚立志志立而勉强勉强而得得而氣弛末路又入邪徑易曰君子愼始差若毫釐謬以千里今予寓余家昧早而起半夜而寢讀書朝朝不絶

聲勤若如是學必成矣子之鄉有君子曰尾花叔達
子歸而質之必有所論矣

渡邊德夫翁六十壽序

古者無壽賀之文其有之自明中葉始今則閭巷匹
夫年至耄耋必爲之壽不爲則不孝蓋風俗競侈之
使然也余嘗云爲人子者欲爲親壽則不在盛宴之
日而在平時之養也其爲養也非嘉肴珍羞之味羅
綾錦繡之美也惟率親訓而無違而已苟如是則菽
水之飲絮衣之暖足以稱孝養何必竢懸弧之辰而
開文酒之宴哉吾友篠山藩渡邊伯信年纔十四承

侯命負笈遊于京師受業於敬所豬飼先生之門刻
若勉强不怠皆謂伯信他日將大有爲而嚴父德夫
翁歲一來過余接其人周密深沈狀貌甚偉從容語
曰使兒有所成立遊資雖多無遺憾焉伯信亦曰受
君命奉父訓學不就則不敢歸家常誦日月却從閑
裡過功名豈向懶中來之句以自勵精余竊歎曰聖
賢之道衰嚴父之訓闕而功利之習盛父兄之所以
望其子弟子弟之所以應其父兄日夜孜孜勢利是
趨雖有美質不能自植所謂賊子者也豈不甚悲乎
嗚呼翁以忠孝教伯信而伯信以顯揚自誓可謂有

慈父而有孝子也既而余歸故鄉絕音信者數年于此今茲仲夏伯信寄書曰光陰如流水與子別如昨日而賤父齡既登六袠而我遠遊違膝下之養將得朋友之文若詩以慰老親之意請子一言余喜伯信久遊不倦勤學不怠而歎余碌碌無似慚汗浹于脊因思往年翁所語余者誠合訓子之道而破習俗之見則伯信必不屑爲親壽以世俗之事余亦不欲以世俗之事爲翁壽也善哉伯信雖違膝下之養而遂顯揚之意徵侑觴之辭以榮親之壽也古云孝德不匱于壽爲宜宜矣翁之壽也自今伯信學問德行與歲月進脩使翁無遺憾則翁眉壽無疆他日余樂復爲翁古稀耆頤百歲之壽文也

擬送友人赴津島接韓使序

豐太閤之征韓也或謂曰此行宜以達漢文者從公啞然曰吾將使彼用我文耳烏乎公志則大矣然當時諸將不諳封冊事爲沈豎子所愚者不達漢文也故彼至今以我爲不曉文字者入聘嘉禮既畢筆談以誇耀焉我亦知彼之情及其相覿筆陣對壘擣虛批亢欲彊勝之是亦不思之甚也夫兩國交驩賦詩見志彼我一體也而彼欲虛飾文辭而駕跌于我則

自取侮耳我亦欲唱酬響應以壓倒乎彼則抑末矣夫勢與世移形與時變我邦昇平之久文運大闢一介之士亦能通文字近世士習日流文弱今之我已非昔之我則焉知今之彼亦非昔之彼哉今則宜體豐太閤之所言而接之使彼知我邦剛武崛強猶昔而益起威望服事之心非特濟濟之美亦可以示赳赳之俗矣何必區區以筆頭較伎倆哉余聞往年赴津島時渡海遇颶風舟中人咸眩倒無生色或至嘔血而死嗚乎何其怯也若使彼有膽識者聞之必笑曰倭不足畏豈非損國威耶昔者唐順之往浙江視師自江陰抵蛟門放艦破浪晝夜行六七百里從者咸駭嘔順之獨意氣自若順之之言曰師旅飢饉正是古人實用學問蓋順之平生苦節故能如是可謂不負其所言矣今茲韓使者入聘賀我　大君纘緒之慶於是吾友將從祭酒林公赴津島余嘗讀其文章頗有展効之意而此行爲書記余因知迎接之日欵晤之際累牘往反秉筆不滯綽綽有餘裕而無不措辦之事雖然事變之至必出意料之表譬如風波不測則順之所謂於實用學問不可不加甚碎礪也嘗聞聘禮之後對接韓使外似私覿而內有公事其

事往往係乎國體不可不慎也孟子曰自侮而人侮之況於崇讀書知禮義之國乎請以爲贈

贈闞溫長遊松本序

闞溫長將學醫乎松本而過余余於溫長有師友之義豈忍無言而別余適不在因追贈之曰古所謂俊傑之士成大過于人之業者非有大過于人之資則必有省察勉勵大過于人也是以業果有成焉夫溫長家業醫者三世于此皆卓卓顯名非庸醫也今溫長不幸失怙母君守節寡居幼弟弱妹倚食親戚之家鬻其什器質其廬舍以爲衣食之計可謂艱難矣

溫長將何以處之以余觀之溫長旣已無大過于人之資則唯當有省察勉勵大過于人者耳其意謂吾遭多難隻身孤立懶惰不勤苦恐將貽恥於父祖矣乃省察勉勵欲以繼父祖之志焉越竟遠遊久棄膝下之侍養志業無所就恐將陷不孝之罪矣乃省察勉勵欲以解倚門之憂焉幼弟弱妹皆同體分骨肉者則豈可使之流離顚躓乎乃省察勉勵以思有成立焉廬舍什器先人之所居手澤之所存則豈可使之爲佗人之有乎乃省察勉勵以思復舊物焉嚙臂銘肝誓絕酒色如越王之嘗膽如蘇秦之刺股雞鳴

而起人定而寢人百而能之已十而得之人歲而未就者已月而既至焉誠能如是則曷有墮家聲之憂乎曷有陷不孝之懼乎他日弟妹離散必當成立焉廬器蕩析必當恢復焉又何憂且懼哉是余欲言於溫長者也溫長能就學於箸師求助於益友業成而歸矣九原之下先考之喜可知也抑余亦少而孤有闕于省察勉勵之際者何足言哉雖然前車之覆後車之戒也故姑以余所自愧推之庶幾其加戒於往行乎語云不以人廢言請舉以為贈

秀野堂記

石陰曰不礎字法

又曰章法

又曰敘事簡老

廢

鵞湖櫻城之下有發園曰最明寺昔者北條時賴老而為僧周遊四方察民利病來逗于此至今不礎址之甘棠也嚴君保卿世家其側嘗葺廬舍欲更其扁使余名之余未得其說也蓋君之為司庾也歲適不稔民多逋欠先是在職者視事不潔奸民伺隙投以苞苴因循苟且數年不督逋欠愈積急之則野有不耕之田緩之則公有不給之缺於是君巡行村邑其力能償者使之償其老羸稚弱君則出金給之而使償之而君之所居貧民最多君既賑救又貸金不收息使侯歲豐而致之一日余訪君談及民事乃謂曰

宕陰曰点出秀字

方今清平四方無虞其可預備者凶歉而已昔者鎌倉時東邊西鄙强梗難制世多被寃抑者時頼恭儉自率竭心於民事民頼以安堵焉余視君之所以用心者殆似慕北條氏之風而今上君堂堂高且敞下瞰沃野是可以名秀野也夫野之爲景固無可供心目之娯而風霜雨雪之變歳豐凶之所關也夏日炎赫百草萎薾仰見山巓夏雲如峰如火搖曳廻旋須臾一片翻墨白雨珠珠沛然勃然洪野新浴稲花吐香愈望濃雲不可極如是可以望秋禾之秀也冬時巖寒朔風凛凛江天黯淡雨雪霏霏山影欺玉湖光沈鏡瓊瑩埋推魚鳥寂然野垌千里寸芒不可見如是可以期夏麥之秀也若其凶歉則飛蝗蔽空淫霖浸地方秋收時嚴霜遽降禾稼咸死及冬無雪枯野蕭颯麥苗耗盡揷秧之聲不聞于田刈麥之歌不揚于壠君坐而望之必有惻然可憫衢賑貸施恤之念得無乃有萌于此乎然則余之所以名豈特偶然哉若夫湖山之勝槩可以備登覽之娯放浪之士弄翰操觚者所宜而非憂世憫物者之所汲汲也故不敢記

宕陰曰好語句
起首北条時頼云云似簡率淡至中幅初知打緊要乃与題大有関涉蓋存想之竭思者勿論字句

无妄樓記

詞淨
宕陰曰起不凡

交遊之發余議論者曰渡邊公龍其外貌清灑如不勝衣內實矯矯然不牽世俗邂逅嘗謂余曰方今之世何其多妄也而妄之尤者爲儒夫苟以儒自命者上之則論談禮樂齷齪乎玉帛笙鼓之末試問之以人倫之道則愕然卷舌而駭不知今日之天地爲何物也下之則高沿千歲之上遠探萬里之外雄辨誇大作爲文章蔑視古人試問之以經濟之略則啞爾縮首而悚不知方今之時弊爲何事也其餘大槩非偏僻固陋之輩則風流滑稽之徒耳要之不立其身不行其道殆不如閭閻俠夫之尙義者吾故曰今世之尤妄者莫如于儒焉噫嘻二百年來無眞儒故吾激之以詩酒放之以山水懲之以无妄而命吾樓盍取之於實理自然無所期望而有得耳子盍爲吾記之余旣聞君之言論又何容喙乎雖然以余觀之如君之所斥卽指下等之人而惡之之言乃至中等以上之人世亦未必無其人也且夫儒有數義以道得民之謂儒多文之謂儒區別古今之謂儒以道優柔身之謂儒通天地人之謂儒特立之謂儒假使君爲儒則特立歟於其名可從而知其志也雖然人亦有言知者不言言者不必行君知妄之所以爲妄而行

宕陰曰轉換処甚佳
又曰篇章字句尽合矩矱

岩陽評 峭景幽致簡潔寫出使人覩遊是吾兄長技

或不免則以妄易妄也是亦不知妄之所以爲妄也奚爲而可君盍無之也於是乎記

居易齋記

天下之險莫險於信信之最險莫險於岐蘇飛棧斷崖跕鳶挂猿自非氣壯力健者不能極其恢譎狀壬辰之歲余遊京師途經其地時方秋紅葉飄溪如濯錦繡隔溪聞呦鹿之聲宿福關終夜潺湲在耳起見嶺月霜露滿空情思清絕余樂其境而忘其險然中州之士雖聞其山川之勝頗有可游覽怵險阻而憚跋涉逡巡不敢搜焉余則曰山之崔嵬水之駿駃可愕可驚之狀可以壯氣快目爲文詩之材也去歲戊戌余來江戸江戸之爲地平曠坦易百里之外不見一邱之嶒崒一谿之嶙峋足以賞遊者則鄉土山水之勝寤寐往來于胸懷悶然有欲歸之意旣而得岐蘇人武居文甫其人沈深寡言不與世俗競泠泠然如噓以清風及讀其文詩不問而知得山川清淑之氣而成也文甫與余同寓昌平黌一日談及故鄉山水文甫曰子嘗遊我鄉乎吾有書齋命曰居易請爲之記余聞其名乃有所感焉夫信者天下之至險也文甫身居至險之地而樂至易之道盍其爲境雖太

馨評險易映帶成文落想頗奇險而行文則平易自在可謂文中亦有險易之地

險風俗淳樸山水清淑足使清高之士諷詠遊賞矣如江戸則雖天下至易之地而絶無幽谿邃林可游賞者特有馳名騁利之徒干謁隆赫之門而行至險之事而已則人心之險易相反猶土地險易也雖然余與文甫在此地也欲就善師交益友切磋砥礪學居易之道則行險徼幸固非所與焉但有感于命齋之意故樂爲之記噫嘻余他年欲訪文甫於山聳水駃處提攜以窮丘谿幽邃之狀不知文甫之能許其從游乎否

宕隱評記極高山不爲佶屈〻辭却以蕭散之筆行〻自有風趣

暗伏結局一段議論妙

登富嶽記

已亥之夏余寓昌平黌暑甚几硏無聊諷誦殆發偶上舍雪樓望富嶽於西南之際如白髮老翁立於烟雲中招余以清風者壯心爲之勃興遂決策而遊發以七月初八抵上吉田投祝史家主人曰嶽高五千餘仭周廻三百六十里登道呼十里爲一合每合設屋以憩登者自合至升而止從此至頂一合三十里而遥路稍稍仰幸有農馬可以備困憊也十一日詰旦倩嚮道出喬木離立間有華表樓門華整嶽神祠在焉結構壯麗奉香火者陸續相屬過祠則牧豎繫馬而竢乃跨而行麓野曠濶草花種種盛開有茅店

賣果餅曰回馬登山者至此下馬而徒路始崎嶇漸抵二合險仄艱步購杖以行忽入林莽古木僵仆土中往往見炭堅如石寶永年間所焚者也抵五合童然草木不生其峻寒可知右得一華表匾曰小御嶽磬折而入三四里許老樹陰森有祠亦宏麗祀役小角以開山也左折而登潰砂錯錯一前一却惟跟導者之迹而進直上數里燒石如禹餘糧碎破散布隨步隨墜錐有巖角或可援攀者觸輙壓倒讋不敢近有禽斑翎類鶉磔磔啄石蘚見人則穿雲飛土人呼爲天鳥抵七合天色晦冥暴風驟雨颯颯霎霎自脚

奇想

假觀師着色態一篇之佳境

底捲上咫尺不辨衣袂悉濕晡時投八合石室就火燎衣沽酒禦寒夜將三更雲收月出嶽背暉光倒射夜色京蒼星斗熒熒可捫彷彿如聞河漢聲終宵凄然不能交睫翌日昧早起霜露大降候如隆冬添衣而發逕極險峻磊砢崩下後者頭接前者踵各角健而登未百步輙息息復登余欲仆者數困頓息迫蹶不休歇下有混濛不可名狀者須臾天向曉蒙蒙回旋倏如鎔銀忽如散綿良久風收渾成一片則輪囷如靈芝駢頭叢生所謂雲海也俄而風吹蓬蓬然如白練搖曳于空中少焉繚黄縈紫紅線閃爍雲駁霧

形容絶奇

解旭曦踊躍囘出于海曈曨如鏡暉光映發目眩不
可正視實宇宙間一大奇觀也於是氣暖體伸仰見
石燈謂絶頂既近喜不自勝抃躍鼓勇而進不覺達
于巓則兩耳六葉如人肺狀所謂八朶峰也中央有
陷窪似水虎頭深二三十仞側身臨見冰雪皚皚玉
堆壯佼鋸斫之又過荷擔者試嚼之齒牙爽冽蕋懸
之爐上融釋滴瀝以盤受之匝窪外凡十里風常迅
勢如奔馬動爲所捲去是日天朗無風遠眺極佳左
迤而行導者指曰雄峻奇聳如筆格者信之八嶽也
偃蹇肩隨而爭譎詭狀者甲之駒嶽也岞崿崱屴如

覆簣者稜峭孤立如文筆者信濃御嶽與越中劔峯
也秀拔而玲瓏者賀之白山也其餘如髻如螺如蛭
垤如厦屋高下起伏如萬重波濤如魚鬪水如鼇負
山攢簇沓疊不可指名而皆富嶽之兒孫環膝下者
加之涵湖點綴水色沈碧亦一種之觀也陟降轉回
傴僂而行一彎突出如附疣者爲寶永山路徐夷而
左絶谿右陷窪宛如行馬鬣上歛足而過則巉巖嶄
峭中間楷梯通路攀而躋疊石爲井井水瑩徹掬飮
凜冽名曰金銀水愈右則大石螺砢巨石蹲其上嵲
立四五丈岌乎欲墮其隙通人處僅尺匑匑若不容

蝸附而往龜伏而出則豁然開明南方諸山胚胎于雲堆中其鉄裂處或露頂或見腰特三穗松林接港而斜出如象鼻其洲觜與薩陲山趾交衽浮黛蒼翠縹緲如畫圖此際列置銅佛跏趺相望頗礙目輙足甚可厭廻復來路天風漸起泠泠吹髮眼界有小天下之意旣而余題石曰天保十年七月中浣備後福山人江木戩豐前中津人藤本煥信濃諏訪人松島坦朝山導者曰宜穿重鞋扶杖而下乃輕裝從之沙礫磊砢與身轉下石齒稜峭芒發嚙足傷痛欲止而勢急捷不可須臾停跻躋息五十里忽至半腹自覺此身陵五千餘仞之巓聽嘯雞於九閽觀浴日於半宵翛然生翰羽御風躡虛杳然下下界也余初以爲富嶽蟠于三州高不稱其麓而及登嶽則知麓稱其高也噫嘻劈地摩天巍巍乎秀于千古者自非有此麓曷能爲此高哉

齋藤拙堂評末句着一番精彩便覺通幅成好文字譬猶有此麓而成此山也

夢香書屋記

藩有君子曰中島君嘗鑿一池於家園植蓮於其中築室以爲退休之所命曰夢香取之於淸人某之句也今茲七月君祗役侯邸余偶謁其屛舍君語以鄉園之勝意甚樂也余深欽羨之葢余所寓百之寮卑

狀寮中暑熱〻苦逼真
余亦嘗飽其毒実不勝
同病相憐之情也

濕湫隘朝陽射窓暉影直徹室背四傍列牖微風不搖炎氣蒸蒸如坐甑底終日浹汗氣淹淹欲絕日方暮炎威稍退則蚊蝱雨集聲成殷雷撲面噬膚不可須臾釋扇也既而夜深人定欲整几讀書則精神困憊睡魔難御不覺曲肱就眠是其常也日一觀蓮於不忍池曉靄濛濛花未全開亭亭挺立如百萬燈毬光采映波少焉旭日升而曙風吹融露瀉乎綠葉芳香襲乎衣袂幽味爽快不復知人間有熱毒也今聞君言悵然自失顧君夏秋之際退公之暇憩乎池上蓮花幽豔馥郁婀娜水光滉漾左右映帶心間氣暢

一醉頹然夢亦香也其爲適果何如也余焉得不欽羨之耶或曰自濂溪先生稱蓮爲花中之君子後之嘗愛者何限然往往以汚濁之心對清淨之花譬猶以熱眼對冷面豈無愧乎其中哉且與觀花之君子而玩之孰如得人之蓮而親之哉余乃抵掌曰有是哉君殆其人也余觀君之所爲挺然直立奮拔乎泥塗之間不爲世俗囂塵所染則胸中之蓮不知其植幾百根也假令君園無一株之蓮余固將仰欽之而況有之乎嗚呼余倦遊厭卑濕湫隘者久矣何日得業就志遂觀池蓮而唫詠之哉姑記以先之

岩陰評程伯子說周官亦
妖意

佳喻

好引証ゝゝ

生生堂記

神農邈矣軒岐尙矣春秋戰國之間號名醫者莫過
於秦越人雖長沙氏之賢覽其人號之診望齊侯之
色則慨然嘆其才秀也然當時之人扁鵲能爲生死
人則曰越人非能生死人也此自當生者越人能使
之起耳嗚呼醫能生其當生而足矣其當死而死則
命也非醫所能爲也今之醫余惑焉其所標不曰回
生則曰起斃其意謂吾能起旣斃於半匕之藥回九
死於一生之中自以爲軼越人而駕長沙非特不知
其量而已驕傲肆意必有誤人於非命者譬之混堂
汚而標香水銀匠盜而標誠實豈不亦妄乎余家世
業醫而余有不慊于心何則醫之爲業應匆卒之招
好惡不能自斷親乎汚穢安乎屛尋踞蹐進退不暇
寢食而始爲口腹之計矣劉伯溫曰昔之醫早夜以
謀道故道成而功日彰今之醫早夜以謀食故智昏
而道與窮自君子視之華服美輿意氣揚揚奔走者
胎屠沽賈衒之不如也今玆壬寅孟春余訪矢島君
齋時雨雪霏霏泥濘滿途笠蓑彳亍于漸抵其居居澗
地之勝負碧嶂臨清湖君聽余至欣然出迎恨相見
晩乃設酒煮茗品書畫評詩文談愈熟雪愈積萬象

呂陰評添生且暢文勢流動種々生色可誦々々

空寂月影濛朧只聞窓外灑竹聲與前溪嗚咽而流耳君謂余曰吾近葺居更命曰生生請子記之余退而思之君之命意與世醫不類焉豈非有深契越人之言而然耶因舉平生所持論而質之雖然君爲人風流都稚恐未必如余以熱眼對冷面也顧刀圭之暇散佚命觴彈琴圍棋或招高僧揮毫潑墨或會韻士寄趣於山水暢情於風月若夫東海揚塵桑田横流固所不介其意也余唯感君之所以命而樂爲之記

梧竹樓記

矮屋數間環植梧竹匾曰梧竹樓者赤羽子光之居也子光善醫術遠近乞治者履常滿戸外今茲仲秋余罹頑疾數旬不愈遂往投梧竹樓乞治時殘暑巳消涼風颯起病者咸起子光亦得少間偶攜余涉園中高梧飄葉脩竹減陰自牆外望黄茅白葦彌望曠遠者桔梗原而武田氏之所屯也蜿蜒磅礴連亙數里如波濤起伏者蘇峽千山而木曾氏之所興也余與子光徘徊移晷暮色蒼然月升東林風露滿空子光愀然曰吾輩俯仰感慨唫清風嘯明月寓之聲詩聊樂今夕何異夫寒蛩咽草間而蟄砌下乎余應之

曰子亦感彼二雄之事乎方其盛也驅馳中原擧宇內無敢敵之其衰也顚頓狼狽不能保首領豈非多殺人者其鬼不食耶今子自先翁巧扁倉之術起廢疾治痼病不知其活幾百人而屈膝矮屋儉德自牧皡皡乎爲太平之民其中所樂不易南面百城之主然則高人逸士未必爲無所得而英雄豪傑亦未必爲無所失也抑又思之昔者董奉毎治疾必使種杏數歲之後蔚然爲林顧先翁欽董氏之意刀圭之暇手植梧竹使子孫棲其下歟古人有言活千人者子孫必有祥何知他日梧竹之陰不有鳳皇來儀哉子

光肅然曰吾則不敢當也雖然是先考之志也歟子盍記之乃記

愛柹園記

櫻城山之麓蔚然多叢樹而喬木挺立獨聳雲表者巖氏之園柹也蓋其祖君之手植距今百有餘年身既三十圍矣因命其園曰愛柹徵記於余余曰詩云維桑與梓必恭敬止顧巖氏命名之意亦未必不在此也今世之有力者欲開拓園池則疊石築山引流穿池爲臺榭亭屋之觀求嘉草美木之植則自芳山之櫻樹高雄之楓木與夫瀟湘之斑竹西湖之楊柳

而至名山大嶧窮嵯絕谷所産之物凡舟車之所通人力之所至從其所欲而無不輸也然而欲得父祖所植咫尺之植雖役萬夫擲千金不可得而致也然則可不培壅而愛哉且柿之爲物雖乏英華足以娯心目者古人稱以七絕壽也嘉實也多陰也無鳥巢也無蟲蠹也霜葉可翫也落葉肥火也凡之數者大有資人生日用可謂植物有材操者矣抑余雙角時日挾書卷與巖氏兄弟常遊嬉于柿樹之下今而追思之倏忽二十年頷頤鬚髯躍躍然出及爲記文蕪辭僅如是殆不勝俯仰慚悔之至也

野田笛浦批評

藤原秀鄉論

見出處之正而知去就之節見去就之節而知終始之不變昔者藤原秀鄉討平將門以其有功王室後世無敢議者余觀其出處去就之際知非終始不變其節者也而幸全其身者特有所畏憚而逆迹未發耳將門之謀逆也秀鄉亦將與其謀焉往見將門將門方梳髮捉髻出迎之秀鄉見其輕率不足與有爲也去從平貞盛是其初心甘其逆也知其不足與有爲而伐之者非其本意也源右將之起兵也平廣常以萬騎來見右將右將責曰奉敕舉義盍速來乎廣

常退曰此公必成大業矣遂從之由是觀之反覆之從見強而就見弱而去假令將門有右將之包量耶則秀鄉未必不如廣常之於右將而令右將踈率如將門耶則廣常又未必不如秀鄉之於將門也斷可識矣然而廣常平族非其家隷不足深責矣夫秀鄉也者領使而王臣也聞其逆伐而夷之可也苟力不能敵拒而守之亦可也何甘逆賊而往見之爲哉進退去就惟利是趨雖有所畏憚而全其身豈非亂賊之尤者耶今有二奴焉將共謀穿廪而其一知鑰堅不可斫反訴其主主以爲忠已不察其意而褒之焉

知他日不伺間隙攫金而走哉或曰果如子論秀鄉有功而不賞不賞而除之可乎曰原其心而備之可以有賞不可以無備書曰有備無患徒賞而不備余懼亂臣賊子援迹於秀鄉也嗚呼出處之不正去就之不一何有終始不變其節者哉余故曰秀鄉者亂賊之尤也

楠正儀論

赫赫之功不著于當時則曖昧之跡不能無疑于後世假令其志不愧天地亦知者鮮矣唯天下闡幽之士就其人而論其事百世之下足以明其疑矣余讀

江木戩評立論深遠

史至楠正儀投北朝之事竊有惑焉及觀阿王事而有所大悟阿王者赤松氏之臣宇野氏之孤而楠氏之讐也詐降欲刺正儀感其恩不忍刺曰刺之則傷恩不刺則背義有一于此生又何爲抽刀自刺由此觀之正儀非有平居忠厚慈仁入人之深曷能至使敵讎消滅其戕害之心如是哉昔者趙盾驟諫靈公公使狙麑賊之乃歎曰不忘恭敬民之主也賊民之主不忠棄君之命不信觸槐而死嗚呼麑不賊盾以忠臣有功社稷也阿王不刺正儀雖非爲社稷然其感於誠則同矣苟有忠厚慈仁足以感寇讎忍何叛累世之君而降父兄之仇乎當此時南朝摧折之餘兵氣不振而長慶好攻戰厭和議正儀懲父兄相繼決死大功不就故屢諫之諫之不納其勢違旨違旨則怒逐之正儀深謀遠慮知已知彼唯唯諾諾不忍顛社稷故含垢忍恥不顧一時之屈而欲立千古之功譬之羸疾之人攻擊難投調養復元苟利于疾不擇蓡著與屎屎也而或咎其汙穢特不察耳惜乎長慶之不明不知其謀之所在使其功遂終于無成也而後世徒見赫赫之功不著于當時而起疑於曖昧之迹是亦正儀之所笑而不辯也歟

呂陰曰確當

光武論

自古英雄建大業者踏薄冰履虎尾瞻前顧後慄慄惕厲只恐其不終也然而英雄成算先定過變不挫應機如響昔光武之舉兵也乘破竹之勢攻者破之戰者勝之其在薊時王郎兵在後從者咸懼因將南馳及虖沱河候吏曰河水流澌從者大懼光武特無沮色使王霸往視還報曰冰堅可渡光武笑曰候吏果妄言矣蓋光武固知候吏之言信而霸之言詭也其所以遣霸者以霸善處置也故曰安吾衆得濟者卿之力也當此時若光武躊躕顧慮而霸逡巡遲疑則勢氣頓折從者潰散不可復振也或曰僥倖之功未必就成敗論也河如不可渡其術如何曰霸逆知光武之意光武英略何有途窮而後屈之事哉徐徐整陣列漸漸反旌旗耳而今河冰合則出意外是所謂天幸也夫英雄成算固多然視小事而懼臨大事而斷世徒見急迫之惴惴而不見餘裕之綽綽也若夫少算之徒其期進取如固有之宜其不終也嗚呼英雄之所難者常情之所易而常情之所難者乃英雄之所易也歟

惺泉作駁詰故云

予嘗謂聖賢豪傑英雄君子皆膽大而心少有敬心而無怯氣有敬心者小心也無怯氣者大膽也光武見小敵則懼見大敵則勇者有敬心而無怯氣也故少論議

楚成王論

論蓋與郢衰同而晉寒些字駭字皆虛怯夫者措字失當乃害大義不可不精　愛卑陵人世弘

魯僖公二十八年晉侯與楚子戰于城濮楚子敗績論者云子玉違君命以取敗故伏其罪吾謂此非晉文之敗子玉楚成之敗子玉也何者子玉之使伯棼請戰者激蔿賈之言也當此時爲楚成者宜解而止之不待其敗而後罪之也若止之而不可直奪兵柄耳乃非特不奪兵柄而已又隨而與之若敖六卒是非止之乃激之戰也成王不云乎晉公在外十九年矣果得晉國上下必心服不可敵旣已知其不可敵而少與之兵然則非待其敗而罪之而何爲人主者賞罰如此而可乎或曰子玉狠愎不遜楚成欲除日

宕陰曰由析辨論語語驚人

久矣然其惡未形故待其有過而罪之耳否則國人不服誠如此說則策之尤拙者也今有黠僕欲除之亦無咎一旦齎千金以遠行使盜殺之途快則快矣其如千金之費何哉夫兵者國之大事將者三軍之司命也惡一人而棄三軍天下之策孰有拙於此乎嗚呼楚自齊桓沒國勢日張諸侯側目恐之城濮一敗晉爲盟主者百有餘年楚不得逞志自是役始矣然則楚成者非特誤一時蓋誤後代也

晁錯論

刑名法術之學不可以治天下殘忍刻薄之人不可

宕陰曰靈光一照劃然兩斷
又曰是光然故春秋稱許世子弒其父

其議國事商鞅李斯之滅國亡軀其跡著明可徵也漢景帝時御史大夫晁錯以殘忍之資行刑名之術謀弱山東諸侯屢削支郡會吳王濞欲作亂以誅錯爲名諸侯幷起天下殆乎危矣爰盎使景帝誅錯以謝論者曰錯爲漢竭忠而殉其身余謂錯斁人倫而竊美名也何者方錯削侵諸侯其父謂錯曰公疎人骨肉取怨多矣吾不忍見禍逮身飮藥而死錯以已故殺其父則手雖不注藥而罪不可逭焉夫求忠臣於孝子之門忠之與孝名雖異實則同矣其見於事君之間謂之忠其見事親之間謂之孝是故未有厚其親而不厚其君者未有忍其父而不忍其君者也然則錯旣不孝於父豈能忠於君乎或曰錯父沮其子爲國竭忠不可謂智矣景帝聞讒殺錯不可謂厚矣曰錯父潁川一匹夫耳見其子登貴榮宜不遑矜伐而知其禍連三族豈非有先見之明耶景帝寡恩之主而錯進之於刑法何異夫烈風進翌教猱升木哉陸象先曰天下本無事庸人自擾之錯以刑法擾天下不免爲庸人假令吳濞不作逆爰盎不投讒錯已蹈鞅斯之覆轍則殺身之禍接踵而至錯亦鞅而已耳斯而已耳車裂五刑誅且有餘罪矣嗚呼錯將

爲國家計耶及諸侯幷起必不以其君爲孤注抑爲一身計也已得富貴雖殺父恬然不顧矣其設心如是其罰固當然也甚哉錯也被父於不智之名負君於少恩之謗而獨竊美名也故余特表而出之晉刑名法術之不可治天下殘忍刻薄之不可議國事也

子產不與玉環論

介彊國者雖片言瑣事不可不張國體也昔者韓宣子有環其一在鄭商謁諸鄭伯子產不與及買諸賈人旣成賈矣請於子產子產強辭折之世云子產慍孔張失位爲客所笑故激昂強辭以折大國之卿幸遇宣子之賢如其他人則蓄憤積怨被禍必甚松島子曰噫嘻是烏足以知子產哉是乃鄭之所以能介彊國而不亡也夫宣子之賢赫赫聞于諸侯而猶以無禮加鄭國鄭而從之天下貪慾者咸曰鄭可以求也求而無饜何以拒之是子產秉禮詞所以使宣子不逞其欲也戰國時趙得和氏璧秦欲奪之藺相如奉璧入秦悍然不屈完璧而歸夫一璧之於趙與與不與固不足以爲輕重也然不拒之則其如無饜之求何哉虞叔有玉虞公求之而獻焉又求寶劒虞叔曰是無厭必將及我由是觀之介彊國者宜豫防外

侮之釁矣宋楊龜山排斥相如曰古有以皮幣珠玉而不得免者况一璧乎歸趙何益司馬德操曰儒生俗吏不識時務識時務者在于俊傑揚氏世所謂明經大儒也而不通時務如此宜矣趙宋之末爲夷狄所刧制彊日蹙文武之臣輕咳微聲奉幣怖伏以事夷狄未敢有一人出氣力爲國家張威聲者假令一相如出其間則曷有養靡待禍靖康之事乎哉余觀相如相趙王會澠池使秦王擊缻則與夫子産如晉毀垣之事相匹矣嗚呼欲識時務者必勿爲經生腐談所誤矣

李陵論

少年才氣有大過人者使之不至大成立而摧折者人主不愛惜培養之之愆也嘗讀李陵傳見其兵窮矢竭降匈奴胡服椎結對蘇武泣下未曾不深恨漢武棄斥人材之失也夫陵以世爲將家子欲立大功於殊域以繼乃祖廣之志慨然特立恥隸貳師軍請提孤兵涉沙漠蓋陵特年少負才喜功之勇耳秦始皇欲伐荆問用兵之數老將王翦曰非六十萬不可李信曰不過二十萬足矣始皇用信信年少輕銳大敗而還高祖將三十萬而困平城則陵以步卒五千

而不能歒匈奴之衆雖愚者知之及其一敗降歒聞公孫敖之言遂誅其母弟妻子何其少恩也初使漢武能抑折其血氣之勇培養其果决之才而後有所大用則陵豈必以失節死哉然則陵之敗非陵之罪也漢武之負陵也謂陵獨負漢武哉唐玄宗見李泌曰是兒精神要大於身敕其家曰此國器也年少與官恐於兒有損蘇軾初中程時英宗欲授知制誥韓琦曰軾遠大之器要在朝廷培養之其他漢文之於賈誼宋祖之於張齊賢明高之於方孝孺則雖當盛年尚且養而待之可見人主宰相所以養育天下之英才也司馬遷曰陵有國士風得人之死力雖古名將不過余觀其別蘇武詩則陵非特有將帥之略而已杜甫所謂吾師者也惜哉漢武投絶域而不顧也世謂漢武愛才之主然其所愛文則司馬相如東方朔之俳優靡曼武則衛青霍去病之不學無術有若陵與遷或死絶域或陷腐刑嗚呼不愛其可愛而愛其不可愛豈可謂之愛才之主哉

行雲樓遺稿卷中終

伊藤定之挍字

010190524448
48 13046